

吳佩孚與楊雲史

褚問鵠

「憶楊雲史」讀後

中外雜誌第三十四卷第五期，有「嘗牧」先生的大作「憶楊雲史」一文，詩、文並茂，至為佩服。篇中所敘吳佩孚之死，事在抗日戰爭中期，筆者自江西剿共以至抗戰八年，皆在前方及陪都重慶，所知道吳佩孚的一些傳聞也比較多，謹略述如次，以為「嘗」文的補充。尚望讀者諸君有以教正。

楊雲史名圻，向負文名。民國初年小軍閥江西都督陳光遠自身雖未嘗學問，却喜附庸風雅，延聘楊雲史為記室。雲史大約閒得無聊，忽然詩興大發，大做起感懷詩來。全詩未見，僅知有「江東倚劉表」一語。誰知被陳光遠的耳目，即據此報告他的主官。這一賓一主，都曾熟讀「三國演義」，却從未讀過「三國志」。不知「三國志」上所寫的劉表是個英雄，而三國演義上的劉表，是被羅貫中醜化了的窩囊廢，因此大怒道：「這混蛋竟敢拿我比劉表，非叫他滾蛋不可！」這話傳進楊雲史耳朵以後，他就捲起舖蓋，留了一封信，竟自走了。

待等陳光遠知道後，派人送一千元（一說五百元）程儀去時，楊雲史早已飄然遠去了。

其時吳佩孚等尚在洛陽，聞訊即刻拍電報給雲史，請他入幕。二人相見恨晚，至為相得，因吳本人是個秀才，絕非陳光遠輩草包可比。吳佩孚極其敬重雲史，以國士待之。一天，忽見報上有一段文字，說：「楊雲史曾納奔婦，又經營不法買賣，家中姬妾成羣，生活糜爛等等。」雲史見了不過付之一笑。吳佩孚則大怒，認為有辱他的「國士」，於是親自撰文去辯正。大意是：

「楊雲史為人方正，并無納奔婦及營私牟利之事，兩家眷屬，時有往來，雲史斷絃未續，家中僅一名叫美雲之侍妾，照料起居，并無美妾多人云云。」（註）（雲史原配美而賢。不幸早逝。）美雲本風塵中人，自歸雲史，即洗盡鉛華，躬操井臼。侍候雲史起居，十分周到。後吳佩孚兵敗下台，雲史等一班親信，依然相從於患難。其後吳氏輾轉定居北平。楊雲史也依然與吳共患難。

不久抗日戰起。日人欲吳投靠作漢奸。為吳所峻拒，利誘不能，繼以威迫，吳乃不為所動。日人遂決定殺之以洩忿。但暫不露聲色。又轉而利誘楊雲史，以具有才名，可以利用。雲史乃潛

攜侍妾美雲，乘間逃抵香港，以避其鋒。因其時日寇尚未佔領香港，雲史得以安居。

但雲史以書生報國為重，曾致書日本首相「犬養毅」，勸其懸崖勒馬。「犬養毅」曾有復信，略謂：「東海楊圻先生，老夫出山之日，早已勢成騎虎，欲罷不能云云。」

當年報紙，曾將楊雲史與「犬」信，分別刊布。因而楊圻雲史之名，又復喧騰一時。

但是謠言紛紛，日夜傳播吳佩孚降敵的消息。却不聞楊雲史有代吳辯白的記載，所謂：「衆口鑠金，積毀銷骨。」吳佩孚究竟是否投敵，一直在疑是疑非之中。時國民政府忙於抗日，這些小事，也祇有聽其自然了。但事實上吳佩孚以死自誓，決不動搖。適患牙疾，抵死不肯進醫院治療，其時北平諸醫院，皆受日人控制。傳說吳的張氏夫人等曾勸吳入院治療。吳竟說：「你如再教我進醫院，你我就不是夫妻了。」於是無人敢勸。有一日本牙醫生，與吳家很熟，說：

「你不必進醫院，由我天天來為你治療就是。」

吳信以為真，坦然不疑。上藥一星期後，醫

生說：「你的牙病，必需開刀，方能根治。」吳除深致感謝外，并無戒備。誰知醫生的刀不開在牙內而上開在喉管上。只聽吳佩孚一聲慘叫，血流滿地，就此死了。家屬至此，連哭都不敢，聽任刺客們揚長而去。

消息傳到重慶。中樞輓念吳佩孚的不屈而死，特為開會追悼，表揚忠烈，這個追悼會，相當隆重，筆者也奉命參加的。而吳氏的忠貞，至此乃大白於天下。當時哀悼吳氏的輓聯甚多，不能悉記。筆者所能記憶的，也祇有楊雲史的一付，就是如所周知的：

「本色是書生，未見太平難瞑目。
大名垂宇宙，長留正氣在乾坤。」

那一聯曾被一般人所讚賞。但有人則認為略嫌浮泛，與楊吳間的交情，殊不相類，蓋此等聯語，用之張三可，用之李四亦無不可。若不知吳、楊交情的人對此，自然讚美不置。但吳佩孚以國士待雲史，而雲史未能以國士相報。總是事實。即以這付聯語論，既不沉痛，也不懇切，倒像是泛泛之交，舖陳門面而已。也許是江郎才盡了吧。

然而不然，當時我政府嘉其忠貞，而憫其潦倒，乃命「杜月笙」按月撥五百元港幣，派人接濟雲史的生活。雲史感恩戴德，寫了一篇「攘夷頌」獻給中央。筆者曾見其一部份，頗竭盡商皇典麗之至。但有人說這篇「攘夷頌」沒有寫完。有人又說已經完稿。衆論紛紛，莫衷一是。但筆者曾見一則記事云：「……雲史以風濕病不治去世。其妾美雲亦仰藥死。……」這段記事很

簡單，但是我看了之後，却起了極大的震撼！據說這位美雲二夫人，出身風塵，却能够跟隨雲史，食貧茹苦，十年如一日。推想她的年齡，絕命時還不過三十，很可以再嫁，享受晚年之福。但她竟甘心從死，其情可憫，其勇氣可佩，以視目前的所謂上流社會的「小姐」，身邊常帶避孕藥的，其清濁高下就不可同日語了。我們固不應開倒車鼓勵婦女守節，但人類的倫常道德，總該有個標準，要不然的話，五十年後，人類世界就該全部變成動物園了，否則就是龐貝城第二。（龐貝城傳說因該城居民過於淫亂，上帝震怒乃將該城毀滅。）目前社會風氣之惡劣，實在已到可怕的程度了。不論當政者如何勸說，一般民衆還是

置若罔聞。筆者懷疑，這恐怕也是共黨統戰的一種策略吧？他們一方面誘人大吃大喝，同時又醜化這些形象，告訴國際人士，台灣如何地奢靡不振等等，因為我的侄兒褚應瑞從美國來信，就提起這件事。可見是中共在設計陷害我們呢！我們還能不能自警惕嗎？

話說遠了。總之楊雲史的懷才不遇，令人可憫，美雲的服毒藥殉夫，更使人悼念！

至於作者當牧先生的「小詩」，才氣與功力皆够。雲史的屢屢找他讀詩，并不是偶然的。

註：吳所撰文，報館不肯登。吳乃自掏腰包，花錢作為廣告，始得刊出。

褚問 仰天長嘯集 定價新臺幣柒拾五元

中外雜誌社代售

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本書為名作家褚問女士精心傑作，談古說今，生動翔實，精彩百出，美不勝收，要目有：王陽明的異代知音。羅卓英將軍和文天祥題壁詩。國殤陶衣雲。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我所最難忘的人。桂林山水憶前遊。孤山探梅。一堤烟柳憶南湖。楊貴妃之死。關於褚遂良的籍貫問題。夏憶鴛湖。吾愛吾廬。山園拾趣。我武維揚。為滿籍女詞人說幾句話。周道如的下場。西施失踪之謎。一劑藥方。故鄉的早高。埋香埋玉總多情等篇，卅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柒拾伍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立即按址寄書。